

论朱彝尊的早期诗歌

徐志平¹

(嘉兴教育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1)

【摘要】:朱彝尊的早期诗作,在内容上能反映时代风云、个人遭际,在形式上则综学各家而逐渐形成个人风格,初步呈现出学人之诗的特色,在其个人诗歌创作及清代诗歌史上,都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朱彝尊 早期诗歌 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19)05-0005-08

朱彝尊以词名,但其诗也很有特色,与当时的山东“神韵派”诗人王士禛并称为“南朱北王”。他的诗也影响着后世,清诗专家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话》中谓:“清代诗风,浙派为盛,浙派尤以秀水为宗,开其先朱竹垞……盖竹垞学术淹博,并时无匹,发而为诗,响切光坚,华实并茂。”^[1]朱则杰先生在《清诗史》中则从3个方面概括了朱彝尊诗歌的地位和影响:一是他的诗歌创作历时久,内容广泛,“因而较之于其他诗人,朱彝尊的诗风演变现象更突出,程度也更大,具有典型性;同时,朱彝尊本身又是一位大诗人,具有代表性。因此可以说,朱彝尊的诗歌创作最能反映清初诗歌发展演变这一共同趋势”;二是“朱彝尊的诗歌创作师法从学唐转向学宋,形式从借鉴到创新,这种演变客观上也反映了清初大多数诗人共同的创作道路”;三是“朱彝尊在浙派诗中的地位极其突出”,“朱彝尊的诗歌理论如注重学问,强调‘根本经史’,诗歌创作如后期阑入宋诗,取法黄庭坚以及苏轼诸家……客观上也反映了浙派诗人共同的艺术倾向。……事实上直到朱彝尊出来,浙派诗才声威大振,蔚然成风”。

[2] 117-182

朱彝尊晚年自己编定诗歌,从17岁到81岁逝世,一生创作诗歌数量繁富,艺术风格也多次发生变化。他的编年诗歌,一方面,可以使人看到清初激烈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反映出清朝建立后,汉人特别是江南汉人的强烈反抗及统治者以镇压、安抚两种手段来巩固、稳定政权的过程;另一方面,从他反清到出仕、再到罢官闲居的历程,反映出朱彝尊这样一位具有故国、民族之思的文人既留恋故国又迫于淫威和生活压力而妥协、痛苦、反思的矛盾心情。这在清初文人中具有代表性。另外也可以看出他善于综合学习前人各家,用灵活多变的形式和手法反映不同时期、不同生活内容,真实记录自己复杂多变的思想,熔铸成具有自己特色的诗歌创作的过程。虽然他自述一生诗歌六变,“迄未成一家言”^{[3] 428},而这正是朱彝尊诗歌多姿多彩的显著特色。

对于朱彝尊的早期诗歌,关注还不是很多,本文对朱彝尊早期诗歌作一浅议,以求教专家学者。

从编年诗中可以看出,从17岁至26岁,可认为是朱彝尊诗歌创作的早期。27岁那年,朱彝尊走出家乡到山阴(绍兴),结交抗清志士,其诗风为之一变。

一是已具有“诗史”的性质,尽管收入集中已经删削,但仍能反映出明末清初这一特定社会时代在江南一带的历史风貌,

¹收稿日期:2019-07-26

作者简介:徐志平(1949—),男,浙江海宁人,嘉兴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嘉兴地方文化。

网络出版时间:2019-09-12 16:58:43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90912.1605.010.html>

也反映出朱彝尊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个人生活、思想发展的轨迹。

二是反映出清初以朱彝尊为领军人物的“梅里诗(词)派”形成和发展的氛围和过程，这也是“浙西词派”形成的早起基础和准备。

三是像所有写诗的人那样，朱彝尊在初学阶段，广泛学习前人，综合各家，逐渐形成个人的风格特色，其早期诗歌中，已显示出杰出的诗歌艺术才华，各种题材、各种形式都已经写得很好了。

四是显示出朱彝尊博学多才的特点，“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结合已显端倪，为后来的“秀水诗派”“浙派”学人诗开启了门径。

一

朱彝尊经历了明亡清兴的翻天覆地巨变，可贵的是，他能用诗的形式反映出这巨变的点滴信息。朱彝尊晚年将自己一生诗歌编集，按年排定，收入《曝书亭集》，分22卷，计1800余首。朱彝尊的诗歌编年安排，有极大的认识价值，具有“诗史”的性质。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朱彝尊晚年编集时删去了近千首诗作，这使得他的生活道路和思想脉络显得不够完整，尤其是他前半生抗清生涯和思想变化，更显得朦胧模糊，但隐约中分明又可以看出他执着的故国之思。嘉兴图书馆藏有朱彝尊未选编进去的《集外集》400余首。另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收有朱彝尊在顺治十三年(1656)至十五年(1658)广东之行的诗集《南车草》126首，并附有与同乡前辈曹溶唱和的《薇堂和章》30多首，这些诗大多数未收进《曝书亭集》。截至目前，朱彝尊诗歌已见近2500首。综观其所有诗歌作品，更能清晰地反映出朱彝尊的思想发展过程。

朱彝尊出身于世家，其家族与明王朝有着深厚的关系。他16岁时明朝灭亡，17岁时经历了清兵征服、占领江南家乡的血与火的灾难。这一切在他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隐痛。而这一巨变，又阻断了他继承、发展家族荣耀的企图，阻遏了他通过仕途报效国家、解决家庭及个人生存发展的路途，这更使他感受到亡国带来的无奈和义愤。这也是他后来结交抗清义士、参与抗清斗争的思想基础。这一切，在他的早期诗歌中得到了具体的反映。

在朱彝尊的早期诗中，有的是直接揭露清兵占领江南后镇压反抗、搜刮百姓的暴行，如《捉人行》《马草行》等。这两首诗仿照唐代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体形式，充分利用乐府诗直接反映现实、语言平易通俗的特色，反映出清兵占领嘉兴后、拉夫搜刮去进攻南方的史实。张宗友先生《朱彝尊年谱》中说：“纪当时暴虐之苛政，堪称实录。清军于昨岁闰六月镇压起义军民，屠城，往来需索无度。”^{[4] 39}

而大多数诗则是比较含蓄隐蔽，这除了害怕当时“文字狱”的原因外，也有诗歌体式的要求。诗歌是抒情文学体裁，要求以意境、形象感人。所以，这一类诗更符合诗歌艺术的要求。写得比较成功的有七绝《夏墓荡二首》《同沈十二咏燕》《南湖夜闻歌者》，五律《晓入郡城》《舟经震泽》《野外》《语溪道中》《舟次平望驿》《南湖即事》等。试举《舟经震泽》一诗作些说明：

泽国东南远，楼船旧荷戈。明霞开组练，恶浪走蛟鼉。

横海将军号，临江节士歌。重来已陈迹，叹息此经过。^{[3] 50}

这首诗作于清顺治四年(1647)，朱彝尊19岁。这一年的春天、秋天他两次去与嘉兴近邻的江苏吴江一带，而这一带在前两

年正是抗清斗争的发生地。王镇远《朱彝尊诗词选注》对这首诗作了说明：“为凭吊抗清志士吴易而作。自顺治二年(1645)起，吴易以太湖为根据地，联络南明政权反击清军，是当时江南最大的一支抗清力量。顺治三年(1646)，吴易被属下出卖，旋即遇难。”^[5] 吴易其人：“吴江人，字日生。明思宗丁丑(1637)进士。清兵陷扬州，徇吴江，易率众起兵，据太湖抗清。1646年7月，被执殉节。”^[6] 26在这一场抗清斗争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是比朱彝尊还小两岁的少年英雄夏完淳，是嘉兴的近邻松江人，被人称为“神童”，抗清斗争失败后被捕押往南京，也正是在1647年因不屈而牺牲，年仅17岁。这位“神童”生命短暂，却留下了可以与大诗人相媲美的诗词文赋等大量著作。朱彝尊应该耳闻，所以在诗中悼念的应是以吴易为首的一批抗清英雄。

诗的前四句回顾了这里发生过的抗清斗争。由于清初的恐怖政治，诗通过典故来暗示。震泽紧靠太湖，太湖是我国东南的大湖，太湖东南的苏南、浙北一带，是水乡泽国。抗清义军凭借太湖水网与清兵作战。“楼船”，即古代战船，特别在南方水乡，更为多见。在春秋吴越之战时，已有楼船记载，在汉武帝平息南方时亦造楼船。古诗中如“王濬楼船下益州”(唐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楼船夜雪瓜洲渡”(陆游《书愤》)等，多有写到。此处则指以吴易为主的抗清义军。“明霞”两句设想当日的军容及义军的浴血奋战。在阳光的照射下，义军的军容严整，盔甲(组练)光闪。“恶浪”，即指太湖风急浪高，也暗喻清兵的凶狠，战斗的残酷。“蛟鼉”喻义军。五六句以古比今，汉武帝任命横海将军韩说平定江南一带、楼船将军杨仆平定广西一带。诗中以此暗指义军。也有认为，这是暗指当时在浙东一带的南明鲁王政权，鲁王政权与吴易联络呼应抗清。^[6] 26“临江节士”赞扬吴易等抗清将士具有民族节操。诗的最后感叹抗清斗争的失败，并表示惋惜哀悼。从这首诗中，可以窥见朱彝尊的内心感情，诗风老成深沉，让人不大相信是19岁的年轻诗人所作。

作于26岁那年的《九日同张珩、缪永谋集钱汝霖宅分韵》更可看出朱彝尊此时的思想：

鲁酒饮未醉，商歌调复劳。百年齐下泪，九日罢登高。

短发参军帽，重寒范叔袍。旧来飞动意，空羡五陵豪。^[3] 66

钱汝霖是明末清初海盐的一位学者，清军入关后隐居乡间，在嘉兴与海盐之间的半逻村(今海盐县沈荡镇齐家乡半路村)建造园林，清初一批遗民诗人、学者如吕留良、张履祥及“浙西”诗人词人都来过这里，写诗填词会文，表达故国之思。朱彝尊也加入这一聚会，与一群同样怀有民族思想、不满于清朝的统治而又无可奈何、感到前途渺茫的志士一起，表达内心的苦闷和悲愤。从诗中可以想像他们当年的慷慨激昂、意气奋发、清高自负。

朱彝尊更多的早期诗反映的是改朝换代给诗人带来的生活困窘、前途渺茫的悲愤。《村舍二首》是被朱彝尊收入编年诗集的首篇之作，诗前有序言：“《村舍》，朱生感遇作也。生年十七，为赘婿，避兵五儿子桥。”^[3] 48诗以母牛舔爱牛犊、母鸡将雏鸡傍晚归巢为比喻，感叹自己家道中落、遭遇世变而给自己带来的不幸遭遇：先是从小过继给嗣父朱茂晖，早早失去父母之爱；成人后因家贫又为赘婿，寄人篱下。哀叹自己连牛犊、雏鸡也不如。诗虽通俗平易，但情感真实，且用了《诗经》中的典故，显示出了他的学养。成家后，避战乱而颠沛流离，多次搬家，家境贫困，连爱子也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在荒僻的乡村，他更感到孤寂、苦闷、茫然。这种情感有时是在诗中大声疾呼、直抒胸臆，如《悲歌》《漫感》《遣闷》《哭万儿》等；更多的是通过借景(事)抒情，含蓄蕴藉表达，如五律《雨后即事》《夏日闲居二首同范四路作》《春日闲居》《暝》等。

前者如《悲歌》：

我欲悲歌，谁当和者？四顾无人，茕茕旷野。^[3] 48

从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人那种胸怀壮志却身处无奈的悲愤和孤寂。又如《哭万儿》：

提携犹昨日，仿佛忆平生。夜火铜盘泪，春风竹马声。

无钱轻药物，濒死念聪明。迢递黄泉道，沉沉恸汝行。^{[3] 58}

因家贫而无钱医治，眼看着5岁的长子夭折，作为父亲，其悲伤可想而知。诗中既有通过回忆、看到遗物而引起悲伤，抒发出无尽的哀思；更有发自肺腑的自悔自怨，扣人心弦。

后者如《暝》：

暝投人外宿，桑柘霭阴阴。独树归禽少，平川隐雾深。

松篁初月上，钟磬夕阳沉。渐觉微风起，寥寥山水音。^{[3] 49}

这是避居战乱在外投宿所作，描写傍晚景色：夕阳钟声，松竹新月，桑柘阴翳，飞鸟归林，暮色苍茫，在这样的环境下，引出诗人孤寂无依、难觅知音的苦闷心情。

二

朱彝尊的家乡嘉兴，是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朱彝尊在《〈太守佟公述德诗〉序》中说：“乡之大夫、士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8] 440}但嘉兴诗词繁荣的起始，却是在明末清初时，特别是朱彝尊以后。有清三百年间的嘉兴诗歌，朱则杰先生在《清诗史》中引用清代著名学者毕沅的话“国朝之诗浙中最盛，而浙中又莫盛于嘉禾”说明，并感叹说：“秀水弹丸之地，派别作家竟如此之多，实在令人惊异。”^{[2] 319}能有如此诗词繁荣，朱彝尊起到了先导、领军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其早期诗中也反映出来。

首先，朱彝尊凭着自己家世的声望、渊博的知识和诗歌的才华，成为清初嘉兴诗人的领袖，引发了嘉兴诗词创作的首次高潮。明末清初，嘉兴各地出现了许多诗人、词人，如嘉善一地的“柳洲诗(词)人群”、王店一带的“梅里诗(词)人群”及海宁、桐乡、海盐、平湖等地的一批诗(词)人，但由于嘉兴缺乏有影响的领袖，也缺乏更大范围的互相交流，且大多是民间诗(词)人，故其影响还不大。直至朱彝尊到了王店后，以王店为基地，与王店的诗人切磋交流，并使其影响向四周扩展，朱彝尊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中的核心和领军人物，诗词创作也逐渐向深、广发展。后来，随着朱彝尊的走南闯北和入朝出仕，使嘉兴诗词走向了全省、全国。

其次，朱彝尊定居王店后，迅速与当地的诗(词)人交往，一起作诗论词，互相切磋，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学创作氛围。他们之间没有“文人相轻”、争名夺利的恶习，有的是互相谦让、学习的良好风气。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记述朱彝尊到王店后在贫困艰苦情况下的诗歌聚会活动：“旋移居接连桥。与里中王介人翺、周青士笈、缪天自泳、沈山子进、李斯年绳远、武曾良年、分虎符诸先生为诗课，时先生贫甚，余一布袍。斯年兄弟止一偏提。每遇会，则以付质库，两家内棚各纺绩出之。遇后会复然。于是远近称诗者咸过梅里，就先生论风雅流派，靡不心折。曹侍郎溶见先生诗文，尤激赏不置。”^{[3] 1040}这样的活动，类似于今天的“文学沙龙”，在活动中，朱彝尊成为大家折服的领袖，并得到家乡文坛前辈曹溶的首肯。这一时期，朱彝尊还走出嘉兴，与邻近的松江、吴江等地的诗人会面，扩大了影响。

王店当地诗人王翺王庭兄弟、沈进、李良年等本来已有诗名，朱彝尊与他们的唱和，无疑都提高了他们的诗艺，人们以“朱沈”“朱李”并称来肯定他们在嘉兴诗坛上的地位。同时，朱彝尊还与邻县的诗人如海宁朱一是、苏州袁骏、松江彭师度等也结识交往。而跟随叔父朱茂凋参加在嘉兴南湖举行的文人聚会“十郡大社”，更让朱彝尊结识了吴伟业等著名诗人，年轻的朱彝尊即将成为诗坛上一颗明星。在早期诗中，多有写到这种诗词唱和交往。如与王翺同唱和旧乐府《乌栖曲》：

天河漫漫月流光，锦筵红袖灯辉煌。城头乌栖夜击鼓，吴王更衣西子舞。

——朱彝尊^{[3] 52}

深宫乌啼天未旦，城头击鼓明星烂。吴王宴罢星已稀，繁霜落树乌惊飞。

——王翊^{[3] 53}

《乌栖曲》原是唐代李白创作的一首乐府诗，以日暮乌栖至月落日升为背景，描写吴王夫差与西施通宵达旦歌舞、沉湎酒色，从而导致亡国的故事。后世唱和较多。朱彝尊与王翊也延续这个题材，互相唱和。朱诗前三句描写通宵歌舞酒宴的场面，末句点题。王诗则前两句景物描写，于第三句点题，结尾以景作结，给人以回味，相比之下，王诗似更胜一筹。

与沈进的同题咏燕诗：

节物惊人往事非，愁看燕子又来归。春风无限伤心地，莫近乌衣巷口飞。

——朱彝尊^{[3] 53}

细雨春江泛白沙，东风双燕啄飞花。金窗绣户知何限，不是王家是谢家。

——沈进^{[4] 44}

咏燕，都会联想到刘禹锡的《乌衣巷》感叹王谢大族衰落一诗。上面两首诗也是从此落笔。朱诗的主观色彩更浓，也许他想到了自己家族的兴衰。而沈诗则相对含蓄，从这一点讲，似乎更胜一筹。

从以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唱和虽都是咏史，但都是有感而发。前一首借吴王夫差感慨南明王朝的灭亡，南明王朝也走上吴王夫差的老路，导致建立政权仅一年而灭亡，清初文人多有这方面的作品。后一诗抒发改朝换代的兴亡之感，更具现实意义。像这种同题唱和很多，在词创作中也是如此，同一题，大家都写，在写的过程中，各自不同角度，不同手法，争奇斗巧，促进了自身诗词艺术的提高。

三

杜甫曾谈自己作诗的体会：“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朱彝尊早期诗也显示出他“转益多师”的特点。

乐府诗是古诗中常见的形式。乐府原是指汉代时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它搜集的民歌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后人冠之以“汉乐府”的名称。后来，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但也有了发展变化：内容上从汉乐府的以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这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宏大主题的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它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因此人们称之为“新乐府”。唐代

杜甫、白居易写过许多新乐府。

朱彝尊对这两种乐府体式都有学习借鉴。如《捉人行》《马草行》及收于《集外集》中的《当窗织》《获麦词》《布谷词》《作蚕丝》《女耕田行》《娶妇词》等。这类诗广泛反映出清初嘉兴一带百姓的苦难现实，如《女耕田行》，描写了两个芳龄女子因兄长戍边、母亲年老、官府逼缴赋税、家产卖尽而不得不下田艰难耕种的现实。

朱彝尊早期更多的是模仿借鉴旧题乐府之作，借古题写新的内容。如《平陵东》《董逃行》《五游篇》《雀飞多》《独不见》《乌栖曲》《华山畿》《渡易水》《杨白花》《采莲曲》《塞下曲》《从军乐》等。《平陵东》一首，原为汉代揭露官吏勾结土匪通过“绑票”来敲诈良民的一首诗，朱彝尊用此题写清初动乱的现实，一些不法之徒趁清兵攻占江南的机会也抢掠百姓，“绑票”劫持，敲诈勒索。

朱彝尊早期学习借鉴七言歌行体形式的有《送林佳玠还莆田》《田家留客》等。这一类诗充分发挥七言歌行体的特色，如《漫感》抒发自己贫困窘迫的遭遇，家中老小十口，靠他授徒教馆、妻子纺织换钱度生，就连自己的5岁儿子也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故慷慨悲歌，激愤溢于纸外：

禾兴布衣谁比数，避世南村守蓬户。已遗悲歌行路难，谁令乐岁终身苦。

男儿失意真可怜，十口饥寒啼向前。出门暂免对妻子，入市重愁遇少年。

强将笑语供邻里，贫贱由来少知几。沽酒终无三百钱，糜且余五升米。

归来茅檐日色高，凿石取火汲水淘。侍婢吹尘言甑破，高堂进饭识薪劳。

乱余生计无长策，懒慢相成已无匹。抱膝长吟此一时，群居饱食仍终日。

独不见田家耕获期有秋，腰镰荷锄无时休。人生衣食在力作，我与汝曹何所求。^{[3] 842}

五言格律诗主要学习王维与杜甫。王维的五言律诗多写田园山水及自己的清静无为、与世无争，朱彝尊于避乱乡间时也多写乡村风光的宁静，但却融合了当时动乱的现实和自己躁动的心。如《雨后即事二首》(其二)：

一雨平林外，群山倚杖前。蛙声浮岸草，鸟影度江天。

鸣磬上方寺，扬帆何处船。坐疑秋气近，萧瑟感流年。^{[3] 50}

这首诗作于诗人19岁那年。前六句写景，与王维《山居秋暝》中刻画的宁静安定意境十分相似。但王维诗的末两句是“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表现一种留恋山间、与世无争的感情。而朱彝尊在这里表达的是“流年”飞逝、避乱乡间难以施展才华的焦躁不安。作于此时的五律《野外》《晚》《春日闲居》《暝》等都有这样的特点。

杜甫的五言律诗深沉厚重、格律严整，表达其忧国忧民之心。而朱彝尊表现的是他压抑困窘的处境和有所作为的企盼，抒发其故国民族之思和怀才不遇之感。如《舟经震泽》《夏日闲居二首同范四路作》《舟次平望驿》《南湖即事》《送屠嬭入闽》等。看《哭王处士翬六首》(其一)：

书信传初到，铭旌已在途。今来纷涕泪，昔别念须臾。

迢递悲长道，艰难丧老儒。山阳《怀旧赋》，流恨满江湖。^{[3] 62}

王翊，嘉兴人，比朱彝尊大六七岁。家贫，自学成家，是“梅里诗(词)派”的中坚。顺治十年(1653)去广州堂弟王庭处，朱彝尊有《送王翊游粤》诗相赠。想不到一年后王病逝广州。朱彝尊闻噩耗连写6首五律，悼念这位亦师亦友的乡人。第一首写初闻噩耗的悲伤，表达两人“忘年交”之情，哀怜这位艰难度生的“老儒”，其中用了“竹林七贤”中向秀经山阳嵇康旧居闻笛、感怀亡友而作《思旧赋》的典故。6首诗浑然一体，从不同角度写王翊身遭乱世、难展其才、贫困落拓、生前萧条、死后凄凉的遭遇，表达自己失去一位挚友的哀伤。风格沉郁，情感深挚。

早期朱彝尊的七律主要是学习李商隐的无题诗，著名的有《闲情八首》。此组诗一般认为是游戏闲情之作，细分析，当是他表达对妻妹静志的爱慕之作，八首诗连贯而下，直至出嫁分别后的思念。与后来的《风怀》及《静志居琴趣》可一起读。据传原有30首，后冯登府又搜集到13首。唐代李商隐的爱情诗，多用典故，语言优美，意境朦胧，表达出一种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追求未遂而刻骨铭骨的相思，构成一种企盼与绝望、怨恨与爱恋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但朱彝尊的模仿不是照搬，而是加入自己的真情实感进行熔铸锤炼升华。至于他后来写的长篇五古《风怀二百韵》更是其描写爱情的巅峰之作，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倾倒，问世以来也引起不知多少专家学者考证研究，留下许多关于此诗的传说流言，成为朱彝尊的“招牌诗”。关于朱彝尊与妻妹之间的关系，大家不应过多猜测与演绎，更不宜将它归入荒唐和淫秽之中。朱彝尊从小与冯家是邻居，后入赘冯家，恰逢四处避兵的生涯，妻妹寿贞也逐渐长大。刚入豆蔻年华的少女最多是浪漫的追求。避乱乡间，不像旧第中规矩大，两人见面的机会多了，慢慢两人之间产生了微妙的感情。一个是娇美矜持而又充满向往的少女，一个是年轻风流多才的青年，互相难免不产生爱慕的火花。于是，在避兵在外的乡村世界，两人有了交往，但是朱彝尊也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不敢造次越礼。就像他在《桂殿秋》词中写到的“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朱彝尊妻子福贞勤劳贤惠，善良稳重，朱彝尊在诗文中不止一次赞颂她，两人是患难夫妻。不久，妻妹出嫁，朱彝尊还亲自送新娘去夫家。这一段美好的回忆，陪伴了朱彝尊的终生，也化作了许许多多美好的诗词篇章。特别是在他走遍南北、孤零漂流期间，更是把她作为一种美好的象征回忆，以寄托乡思。故清末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价：“《闲情》之作，竹垞几于仙矣。”^[7]

下面举《闲情八首》之一：

邂逅重门露翠钿，娉婷不嫁惜芳年。徒劳暇日窥香掾，漫想横陈得小怜。

洞口桃花何灼灼，江南莲叶更田田。输他三户人侥幸，载上胭脂汇畔船。^{[3] 59}

第一首借西施、范蠡爱情故事写对女方的爱恋。前四句写与女子偶然相遇，便生爱慕之情。“窥香掾”用西晋贾充之女爱慕偷窥韩寿(时任掾史)之典。李商隐《无题》有“贾氏窥帘韩掾少”。“漫想”句用李商隐《北齐》“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之典，原诗讽刺北齐国君荒淫，此指女子美丽。颈联写女子的美丽活泼。“桃花”句用《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典。“江南”句用南朝民歌《采莲》之典。尾联用西施范蠡之典，说他们侥幸脱逃。“三户”指楚国，当时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这里借指越国，指范蠡看破勾践为人阴狠，故自逃免祸。“胭脂汇”在嘉兴，相传西施赴吴途中居住处，今嘉兴市内尚有此地名。

四

朱彝尊是被认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位诗人。“诗人之诗”以情韵胜，“学人之诗”以博学胜。朱彝尊诗后来逐渐走向“学人之诗”，这与他既是多情诗人又是博学学者有关。早年的遭遇，使他情多于学，后来的他走向成熟，睿智多于情感。虽然后期以“学人之诗”为主，被人视为“秀水诗派”的开创者，但他毕竟具有诗人本色，即使是“学人之诗”，也还是保留诗的特征。在他早期诗中，已经可见其“学人之诗”的端倪，显示了其博学多才的一面。朱彝尊论诗，继承了传统诗学“诗言志”的思想，在诗论中一再重申儒家的诗义主旨，强调诗歌须有根柢，这个根柢就是学问知识和生活实践。

《斋中读书十二首》(十一)中专门论述这一问题:“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3] 259}同时他也强调诗歌须有真性情,应是真情流露。“缘情以为诗,诗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己者乎”,“为诗未有无情之言可以传后者也,惟本乎自得者,其诗乃可传焉”(《钱舍人诗序》^{[3] 429})。

学人之诗主要体现在诗文的出处用典。用典是中国诗歌一大特色,它不仅使诗歌表情达理含蓄蕴藉,符合文学艺术的特色,也使诗歌含义丰富,这需要诗人深广的学养根柢。前人谓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历”,这当然不确切,但杜诗侧重情深是公认的。朱彝尊早期的许多诗也有这样的特点。如前面提到的《九日同张巧、缪永谋集钱汝霖宅分韵》一首中,几乎每句都有出典。首句“鲁酒”,出于《庄子·胠箝》“鲁酒薄而邯郸围”,北周庾信《哀江南赋》中有“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8]⁹⁵,用以指酒未能消愁,突出亡国之悲的深重。二句“商歌”,出于《淮南子·道应训》,写春秋时宁越困穷“击牛角而疾商歌”^[9],后指悲歌。“劳”,惆怅若失的样子。《孔雀东南飞》有“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之句。“短发”句用《晋书》东晋孟嘉重阳登高龙山落帽之典,这个典故用得非常多,突出文人的潇洒不拘、清高自负。“重寒”句用战国时魏国范雎遭须贾迫害,后逃至秦国为丞相、适逢须贾出使秦国,范雎假装不得志,须贾赠绉袍。范雎念须贾尚有同乡怜惜之心,没有杀他,报复羞辱了他一番。诗中用此典是说明他们这些人之间建立于共同思想基础上的友情。末句“五陵豪”,用的也是十分熟悉的“五陵结客”“五陵子弟”的典故。这些典故的运用,表情十分贴切自然,丝毫没有卖弄的感觉,可以看出诗人的才学。

再如《夏日闲居二首,同范四路作》:

兰草罗含宅,蓬蒿仲蔚园。桐阴初覆井,瓜蔓渐逾垣。

归鸟檐前树,斜阳岭上村。无家昧生计,漂泊信乾坤。

草阁亲鱼鸟,江天满芰荷。行吟多泽畔,晞发自阳阿。

傍水看垂钓,因风听伐柯。高阳寻酒伴,乘醉亦来过。^{[3] 53}

范路是“梅里诗派”中的重要成员,他与朱彝尊有着共同的遭遇和思想。此诗反映出他们身居下层的贫困窘迫及生活于乱世中抱负难酬的牢骚,抒发贫困无依、怀才不遇、清高自负、不甘闲居而渴望有所作为之情。第一首着重写他们的遭遇,因缺乏谋生手段而无力养家,因时势动乱而四处漂泊,因而只得归隐明志。第二首着重写自己的抱负及难以实现的苦闷,交代前一首中向往归隐的原因。此诗用典多,含蓄传情。其中的“罗含”是晋代人,善文,人称江左之秀,致仕还家,后用作才人退仕托身有所之典。“仲蔚”指晋代隐士张仲蔚,史称他“博物,善属文,好赋诗,常居穷素,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性,不治荣名,时人莫识”^[10]。第二首中的“晞发”,指披发使干,直接用屈原《九歌·少司命》“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之典。“垂钓”用孟浩然“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典,“伐柯”用《诗经·邶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之典,均表示渴望有人引介。“高阳”用汉代刘邦兵过高阳(今属河北),酈食其见刘邦,自称“高阳酒徒”之典,表现其自负及清高。

在朱彝尊前期诗歌中,有《长安卖卜行赠吴三统持集杜句》等三首集杜诗而成的诗,集前人诗词成句为诗(词)很早就有,宋代王安石、文天祥等都有集句诗。它需要作者阅读熟记大量的前人诗词,才能根据自己立意结构、内容安排、格律形式等要求形成一首新的诗篇。朱彝尊学问广博,于此时在集句诗上初步显示。后来,他专门有词集《蕃锦集》,收入集前人成句而成的新词,被沈德潜赞叹为“其最著者又尝集唐诗为填词,名《蕃锦》,疑出鬼工,几于人力不与。顾宁人先生不肯多让人,亦以博雅称许之”^[11]。

大量典故的成功运用,已经显示出朱彝尊此时的诗歌开始发生变化,即由学唐诗的抒情为主向学宋诗的议论化、学问化发展,由“诗人之诗”向“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结合发展,为后来“秀水诗派”的形成开了先声。

参考文献:

- [1] 钱仲联. 梦苕庵诗话 [M]. 济南:齐鲁书社, 1986:83.
- [2] 朱则杰. 清诗史 [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 [3] 朱彝尊. 曝书亭全集 [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 [4] 张宗友. 朱彝尊年谱 [M].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4.
- [5] 朱彝尊. 朱彝尊诗词选注 [M]. 王镇远.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6.
- [6] 朱彝尊. 朱彝尊选集 [M]. 叶元章, 钟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7] 唐圭璋. 词话丛编:四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3850.
- [8] 庾信. 庾子山集注 [M]. 倪璠, 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 [9] 淮南子 [M]. 阮清, 注.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242.
- [10] 皇甫谧. 高士传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196.
- [11] 沈德潜. 清诗别裁集:上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204.